

好撒瑪黎亞人:向夙昔典範學習醫病溝通

陳建仁

●慈善的撒瑪黎亞人

當我還在衛生署服務時，在梵蒂岡的牧靈醫療委員會曾贈與我一個紀念品，上面刻的就是好撒瑪黎亞人。也就是說，在我們聖教會中，醫療照護的最高目的就是做一個好撒瑪黎亞人。



在此分享一則路加福音(10:25-37)。有一個法學士起來，試探耶穌說：「師傅，我應當做什麼，才能獲得永生？」耶穌對他說：「法律上記載了什麼？你是怎樣讀的？」他答說：「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耶穌向他說：「你答應的對，你這樣做，必得生活。」但是，他想考倒耶穌，又對祂說：「畢竟誰是我的近人？」耶穌便說了撒瑪黎亞人的故事給他聽。語畢，耶穌問他說：「你以為這三個人中，誰是那遭遇那強盜者的近人呢？」那人答說：「是憐憫他的那人。」耶穌遂給他說：「你去，也照樣做吧！」同時在路加福音中也有類似的故事，旨旨在告訴世人，我們應全心全意全靈愛我們的上主；醫生也是一樣，應全心全意全靈愛他們的病人，更重要地，要做全人的照顧、全程的照顧、全家的照顧，如此方能與病人有較好的溝通。另外，做為基督徒的醫師也應好好想想，有沒有如福音中的撒瑪黎亞人一般對病人秉持憐憫之心，並無私奉獻，以病人為主，把自己的考量放在第二位的，若能做到這點，在醫病溝通上也是很重要的。

●健康照護工作是愛與和平的志業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說：「每一生命都是美好的！」在醫護科技不斷創新的潮流中，要思考這些進步是帶給人類有生命價值的東西、是有上主啟示的東西，還是醫護的結果只是讓我們把人當作是物品來照顧？若望保祿二世也說：「我們照顧病人時要切記照顧的是生命，而非只是個體；我們應該堅持對每個人的尊重、關懷和照護，以謙遜而感恩的心看待自然的奧秘和生命的價值。」

今天講的主題是一些在台灣醫界非天主教的人物，要與大家分享：

●馬雅各與「路加之門」

在基督教宣教史中，稱醫療工作為「路加之門」。1865年，來台在高雄擔任英國長老教會第一任宣教師的是 James Laidlaw Maxwell(馬雅各)。1866年他在高

雄旗後建立台灣第一所西醫醫院。有次他在招收門徒時遇到一個自中國來，經商失敗的商人高長。正當高長想要大賭一筆時，Maxwell 啟示他：「貪財為萬惡之首。」他為 Maxwell 的智慧所折服，並做了他的第一代信徒，並在他的醫院館做事。沒多久高長就在台灣設立了十五所長老教會，日後他的孫子高俊明也成為國內知名的牧師。Maxwell 也開啟了台灣西洋醫學的黎明期。他來台初期不會說台語，因此需要高長等人的幫忙。他對高長說：「我需要透過你來跟我的病人做最好的溝通。」我想，站在病人的文化、語言及社會背景的角度來為他設想，提供最好的諮詢，這是醫病溝通中很重要的關鍵，而 Maxwell 也做得非常好。

●蘭醫師傳奇與「割膚之愛」

在 Maxwell 之後也有一個家族對台灣醫療有很大貢獻。第一代名叫 David Landsborough(蘭大衛)，他在彰化開了一間醫館，也就是現在的彰化基督教醫院。1928 年有個小孩子周金耀，因為腳上長瘡，需要將之割除，Landsborough 便把他妻子的皮膚割下放到周金耀身上。後來因為相斥這塊皮便脫落了，但同時他的皮膚也好了。後來周金耀先生對 Landsborough 的兒子說：「你母親的肉沒長在我腿上，卻牢牢地長在我心中。」周金耀日後在傳教工作上也做出重大貢獻。而 Landsborough 醫師及其妻子在退休與返往英國時，在彰化火車站有逾千人相送，因為他「恩同再造，如同父母」。最重要地是，在其故事中，為了病人，甚至嚐到肌膚之痛，也要去做到，這也是我們更高的學習對象耶穌基督所做的。因此可說 Landsborough 活出了基督徒的見證，不只在醫療工作上成功，在傳教的工作上也很成功。

●「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

Maxwell 在台時期，曾邀請一位學者 Patrick Monson(萬巴德)來台，擔任高雄海關醫員，研究麻瘋、象皮病、瘧疾等熱帶疾病。他有一個想法：為何在熱帶地區會有這些疾病？若要幫助病人，就應該在其專業上做更進一步研究，以便預先防範、解除病人痛苦，而非在病人臨床期、殘障期時再來照護。因此他是以研究解決病人問題，很好的一個典範。他之後離台前往香港創辦了香港西醫醫學院，也是孫中山先生所念的學校。爾後更在倫敦創立了倫敦熱帶醫學學院，並被尊稱為「熱帶醫學之父」。他稱台灣為「熱帶醫學之搖籃」；雖然待在台灣時間不長，但這段期間做的熱帶疾病之研究更傳授給日後因瘧蚊研究而獲諾貝爾獎的 Ross 博士。因此一個醫生要做好的醫病溝通，在自身專業上應不斷鑽研，吸取新知，帶給病人更好的醫療科技，這樣不但能提供病人好的照顧，也能得到病人的尊重。

●甘為霖與陳五福的古今輝映

接著 Maxwell 來台的第二代長老教會宣教師 William Campbell(甘為霖)，他發現台灣路上有很多窮人在行乞，他感到很難過，因此在 1891 年創立訓瞽堂，也就是台灣盲人教育的濫觴。但 Campbell 仍覺得光靠自己力量不夠，因此他便大

膽向當時的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建議，日本總督府應建立台灣的盲人學校，而遇也在 1897 年設立了官立盲人學校，開始盲人啟蒙教育，而 Campbell 也被稱為「台灣殘障醫學啟門人」。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力量有限，若透過向政府、官方做更好建議，便可以更廣泛的力量聯手打造更完善的照護。

另一個相似的例子事有「台灣史懷哲」之稱的陳五福醫師。當時的陳五福醫師寫信給在非洲倫巴倫的史懷哲醫師說道：「倫巴倫那裏沒有眼科醫師，可以讓我去那邊為更多非洲的人服務嗎？」結果史懷哲潑了他一盆冷水：「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倫巴倫，每個人都有自己該奉獻所學的地方。」因此陳五福醫師在宜蘭開設「五福眼科」，為盲人服務。他也認為盲人跟一般人是一樣的，皆應受尊重，病有謀生能力，因此他也創立「慕光盲人中心」，讓他們能過獨立的生活，有生命的尊嚴。據說當時這位「台灣史懷哲」過世後，在他的喪禮上，有上千位需人攙扶的盲人去向他致意。所以一位好的醫師，不但要為病人帶來生理上病痛的治癒，心理上的建設，還能協助病人鍛鍊在社會上謀生的能力，為他們贏得尊嚴。

●「寧願燒盡，不願鏽壞」的馬偕

1872 年當時的馬偕原本是要被派到廈門，但他寫信告訴他的朋友說：「有無形的線牽引我到美麗之島。」而他前往的就是台灣的滬尾(今淡水)。馬偕沒有受專業醫師訓練，但他略懂一些醫學知識，因此他在滬尾開始為當地人拔牙，順便傳道。這樣的馬偕贏得了當地人的尊敬，便於 1873 年設立滬尾醫館。他當時請了一位科班出生的醫師 Ringer 來台灣，Ringer 解剖了一位剛死不久的葡萄牙人做大體研究，發現了肺蛭蟲，這也是世界首例發現活在人體的肺蛭蟲案例。

除了行醫，馬偕還注重培養人才，特別是女子的教育，因此他設立許多專門學校。在醫病溝通中，要明瞭「教育」的重要，醫師也應教育病人說醫療是雙向溝通的。有趣的是，馬偕想要擴展他的醫院，剛好一位紐約來的，也叫馬偕的船長過世，留下一筆錢，他妻子便協助馬偕設立了一間「滬尾馬偕醫館」。所以馬偕在北台灣有一句名言：「寧願燒盡，不願鏽壞」，用他的生命見證對病人的照護及教育。

●井上一之助的「為父復仇」

1892 年井上一之助在高知縣出生，14 歲時他的父親在花蓮鳥理番地為原住民所殺害。他很生氣，決心要為父復仇，但他復仇的方式很特別，是學醫並教化生蕃；在山地鄉服務三十年，井上不但是蕃地唯一的醫師，還於 1911 年設立卡白拉療養所。所有的原住民都開始了解原來就算彼此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還是可以彼此溝通，信任穿白袍的人。井上一之助同時也是研究原住民文化很重要的學者。

●仁愛、勇氣、智慧

國內為人民奉獻醫療的英雄也不在少數。杜聰明教授是台灣第一位拿到醫學博士的人，他同時也致力於鴉片、蛇毒的研究，更重要地是，他設立了高雄醫學

院，對台灣科學發展也甚為重視，創立了「科學振興會」。他說道在高雄設立醫學院的理由是因為高雄曾出現一位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因此在此地設立別具意義。杜聰明醫師也很強調醫病溝通，所以當他知道 Landsborough「割膚之愛」的故事後，認為這是每個學醫之人的榜樣，還請知名畫家李石樵先生畫了一幅「割膚之愛」置於醫學院內，讓大家能時時刻刻看到，不忘其精神。所以杜聰明醫師除了在藥理學、毒理學領域上有傑出成就，更對醫學教育注入關心病人的概念。在高雄醫學院第一屆畢業典禮時，他對畢業生說：「你們要學習三個人：第一位是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第二位是史懷哲，做好服務；第三位則是法國微生物學之父巴斯德，做好研究。惟有服務及研究上的精進，才能提升對病人的照護。」

第二位要介紹的則是名聲遠播的蔣渭水先生。他曾行醫一段時間，但隨後感到整個台灣人心及社會風氣都需要醫治、改進，因此他開始推動所謂的「台灣民族運動」。

接下來兩位則是對台灣烏腳病研究及救治貢獻良多的謝緯及王金河醫師。當時謝醫師服務於埔里基督教醫院，他每周都須去南部沿海地區進行切除手術。忙於穿梭各地的他曾說過一句話：「我早到一分鐘，我的病人就少痛苦一分鐘。」這是每一個行醫之人都須謹記在心的道理。但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在他的追思禮拜上，牧師說：「這麼優秀的醫師，只有天上才配有他，人間不配有他。」也難怪他過世後，本來醫療奉獻獎不頒給已過世的人，但謝緯卻是第一位得到追贈的優秀醫師。另一外王金河醫師，當時看到那些手腳被切除的人們得不到家庭溫暖，因此奉獻金錢及心力教導這些病人編竹簍竹蓆自力更生，行義診不拿分毫錢一直到他九十多歲。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樣苦難中，可發現有溫暖光輝、有鹽、有光。這些醫師也體現了使這個社會更有品味，使這個黑暗世界更見光明，最好的典範之一。

下一個例子則是推動台灣公共衛生發展不遺餘力的陳拱北及許世鉅醫師。他們當時初在台灣推動公共衛生時，同我們天主教牧靈醫療工作一般，認為公共衛生的推動不是在台北設立現代化醫療中心來照顧那些政府高官，而是把資源用作設立全台三百多個鄉村的衛生所，培育基層衛生教育的醫師，以便讓那些草根、最弱勢的團體得到較好的醫療資源及照護。這兩位便是當時推動台灣醫療網最紮實的力量。相較於台灣，當時的菲律賓則是把同樣資源用作建立全亞洲最好的現代化醫院，但二十年後，台灣的人均壽命延長二十多歲，反觀菲律賓則只延長不到五歲，這即因台灣所有百姓都受到最好的照顧，也再次驗證追求高科技的同時，如何照料偏遠地區的弱勢團體，將資源效益發揮至最大化，仍是很重要的。

這方面天主教靈醫會做得相當成功，在金門、澎湖地區都有相當程度的醫護服務。另一方面，做為一個好醫師，當視野須提升至全面、整體的高度時，要有勇氣去面對下決策所可能帶來的挫折。許子秋醫師時任台灣省衛生處處長，他當時引進日本腦炎疫苗做臨床實驗，結果在省議會就被議員砲轟說把台灣的小孩當白老鼠，因此他萬不得已只好至馬尼拉擔任聯合國世衛組織官員。日後又被請回台灣當行政院衛生署署長，當時台灣 B 型肝炎疫苗實驗很成功，因此他便大力

推動幼兒 B 型肝炎預防針的施打。大家都諷刺許醫師怎麼又重蹈覆轍，他回應說：「只要是對人民有利的，我一定堅持到底，個人成敗，不足為奇。」結果台灣於 1984 年實行了小兒 B 型肝炎的接種，小兒帶原率馬上下降，十年後也發現小兒肝炎發生率下降了百分之十五。常常在人生過程中，我們需要做出關係到個人成敗毀譽的重大抉擇，但能像許子秋醫師這樣有勇氣為全民謀求最大福利真的是很不容易，亦堪稱為後代典範。

●世界的光、地上的鹽

每一個醫療照護人員都可以做世界的光、地上的鹽，如何讓我們的溫暖、關懷表現出來是最重要的。若要說醫病溝通的最高境界，就是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誠如德蕾莎修女一生為痲瘋病人、為「垂死之家」所做的卓越奉獻。德蕾莎修女說：「我只是上主手中的一枝鉛筆，上主思考、撰寫，我只希望成為協助上主為世人所做的一個小小工具。」